

编者按：

近期，湘潭的诗歌领域接连传来好消息。湘潭市女诗人群体的诗丛《湘女梦》结集成册，向广大读者展示多才湘女的精神风貌，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湘潭盲诗人周坚桥作为全国仅有的9名残疾人代表之一，受邀参加全国性诗词雅集，北京盲文图书馆报告厅传来他的原创诗歌朗诵声，感动了全国人民。这些“高光时刻”，是属于诗人的，也是属于湘潭的。物华天宝，源远流长，灿若星河的湘潭，本就是孕育诗人的沃土。你听，那些诗人正在吟唱……

湘女有梦在诗歌

湘潭18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女诗人，用诗歌记录她们独有的生命体验，对爱情的怦然心动，对父母老去的哀婉，对梦想的坚持，对人生的反思，汇集成一整套《湘女梦》诗丛。

《湘女梦》的诗歌，有的大气、刚硬，有的隽永、深邃，有的明澈、真诚。谭清红在《孤独与自由依然并存》这首诗中写道：“孤独与自由依然并存。我可以裸着或半裸着，贴着黑玫瑰丝羽泥膜，偷油婆似的在故纸堆里穿行。没想到丢了什么，因为没想到丢了什么。黑蚂蚁一样的文字下面，那些条条点点线线，是我走过的路。”中国内地作家、编剧黄亚洲认为，这是诗人表达自己完整的人生经验，是闻名在外的“湘妹子”的独有风骨。

“落叶收拢翅膀，枯枝一瘦再瘦。地底爬的，地上跑的，都回到大地的仓廩。”在黄亚洲眼里，诗人离若的诗作颇具“禅味”，离若心中的世界始终是圆融而充实的。

在诗人韵依依的作品里，黄亚洲读出了她“诗言志”的艺术格调，她善于沿着自己日常生活的指向，作出自己的思想提炼：“今生，我是小溪的女儿，捧起通达、无私、宽容、理性，这些浪花般晶莹的词语；与乱石相对，无言。我们的内心里，却有一些东西在汹涌。”

“美一定是向低处生长的。微风吹来的时候，河岸边的银杏树向我俯下身。”诗人晓虹的诗作，句子朴素无华，明白如话，却是意涵悠远。

黄亚洲称，在合集里，能看到女诗人们对诗歌艺术的各种既大胆又小心翼翼的追求。湘潭女性诗人群体，用独特的乡音，在辽阔的湘楚之地大声吟唱，这种艺术姿态引起了当代文学界的惊喜与重视。

让诗歌安抚岁月

这群热爱写诗的女子，是家庭主妇，是山村老师，是小生意人，是公务员，是普工。她们有的生活圆满，有的历经磨难，有的在病魔抗争，有的百转千回，有的平淡，有的烦琐。她们却

这是一群湘江之畔的女诗人的集中亮相。

这是一次柴米油盐与诗情画意的有力碰撞。

这是一份来自灵魂深处的慰藉与快乐。

由湘潭市女作协推出的，建党一百周年献礼作品、湖南省重点扶持作品《湘女梦》诗丛刚刚首发，引发省内外高度关注。湘潭市女作协是全国地州市第一个女作家社会组织，《湘女梦》诗丛是全国集中在一个市级城市的第一套女诗人诗集，由8部个人诗集和1部合集组成，记录了18位女诗人的作品。它的首发，对繁荣湘潭文学艺术、推动文化强市有一定现实意义。

不约而同，用自己的坚韧甚至偏执，把生活过成了诗。

林韵，本名谢玲玲，50岁，是一位在钢铁厂角落向往“瓦尔登湖”的诗人。她17岁开始写诗，却成了一名钢铁工人。但她从未放弃梦想，工作之余总会找角落读书，尤其喜欢张晓风的散文集、梭罗的《瓦尔登湖》。她爱读诗，更爱写诗。从朦胧诗到古典诗，她已经写了几千首。

1967年出生的凌小妃，是一名税务工作者，她最常写的是自己的“家”。“母亲的腿在冷风中再次发难，她把白天和黑夜，都放进那一劫都不成药的，枯枝败草，在灶台上文火慢熬，一遍一遍，熬出生的沧桑和活的希望。”这首《生活是熬出来的》让人看到生命不屈的力量。

38岁的野鹿，曾渴望走出大山，却拗

湘潭女诗人群体



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廖艳霞

不过父母，成为一名乡镇小学老师，遭遇不堪的婚姻。是文学，是诗歌挽救了她。现在的她重新燃起了勇气，《叮叮》是她的一首脑洞大开的诗歌，“叮叮，多想敲开你的梦，把我塞进去。”这样的表白方式很特别。

这群女诗人在写诗中获得了快乐，一颗诗意的心灵，让她们在酸甜苦辣的日子里多了一份来自灵魂深处的慰藉与快乐。

文化沃土孕芬芳

湘潭女诗人群体的出现，注定要释放出璀璨的光芒。我们不禁思索，她们是如何出现的？

黄亚洲说，不是所有的地级市都有女作家协会，成立女作家协会的要件，是组织者的勇气与情怀，以及这个地方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热情而富有文学创作力的女性作者的存在。

儒学大家王闿运曾言：“湘潭于湖南，最称才女之邦。”湘潭女诗人群体出现，离不开这里的“地利”与“人和”。湘潭市女作协主席、女诗人核心人物谭清红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湘潭人才兴盛，涌现出一拨又一拨赫赫有名的女诗人，如郭氏女诗人群、周氏女诗人群、王氏女诗人群、曾氏女诗人群，都为学界所推崇。深厚的人文底蕴，滋养了湘潭的女诗人群体。

湘潭女作家们传承了“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2008年底，在湘潭市文联指导下，便创立了全国地州市第一个女作家社会组织，为女作家们创作提供了广阔平台。“做诗一样的女人，写有生命的文字，打造莲城女子文学舰队。”谭清红等女作家们以此座右铭，孜孜不倦追求文学梦。

湘潭女诗人群体的出现也与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昌盛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作出许多深刻阐述。这为湘潭女作家们指明了方向，她们为时代而歌，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而歌。

当今社会，女子与男子享受同等教育机会，她们从烦琐的家务中脱离出来，突破闺房故事的局限。《湘女梦》诗丛中的选题就涵盖了爱国、精神原乡、行走、生活底蕴等主题，还提出了不少社会问题。“在文化方面，女性有她的优势，思维细腻，多愁善感。”谭清红说，新时代湘潭女诗人群体的出现，正验证了湘女多情，湘女多才。

谭清红认为，湘潭女诗人群体的出现也离不开自身努力和团队成员的互帮互助。她们每年都会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提升自己，请省内外专家开展专题讲座，送学员外出学习，赴省内外开展采风写诗、研讨点评活动。

湘潭女诗人群体就像莲城这片土地上盛开的花朵，各具特色，各有芬芳。谭清红希望，《湘女梦》诗丛是湘潭市女作协的又一个起点，希望更多有梦想的女子能加入这场“文学梦”中来。

周坚桥 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本报记者 谷桔

你以为他的世界是黑色的吗？不，那里比我们看到的还要色彩斑斓——和湘潭盲诗人周坚桥对话后，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是什么斑斓了他的世界？是诗歌。

黑暗降临

今年58岁的周坚桥，是湘乡市泉塘镇人，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湘潭市诗词协会常务理事、读山诗社社长。

很小的时候，周坚桥就对诗歌产生了懵懂喜欢，喜欢那些简约凝练，却浓缩了强烈的喜怒哀乐的微妙文字。他天赋极好，学习拔尖，背诵了很多名篇名句，但他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诗歌理论知识，简单地以为把几句话凑一块就是诗。那些与诗歌相伴的时光，他无比快乐。

然而，12岁时周坚桥患上了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幻灭了全家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因为，周坚桥即将完全失去光明。

在黑暗来临之前，乐观豁达的周坚桥没有放弃读书、写诗。他拿着放大镜看书，如痴如醉地阅读。他认真观察着周遭的世界，连虫子爬行的模样、丝瓜花的形态等最寻常不过的细节也不放过。这些是他对彩色世界的留恋，也成为他后期创作的素材库。

大约20岁时，周坚桥彻底失明了。

诗情不灭

命运无情地带走了周坚桥的光明，他却没有放弃诗歌梦。幸运的是，周坚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失明之后，他还当过两年中学语文教师，全靠记忆中的书本来教学。这份天赋，为他的诗歌梦想插上了隐形的翅膀。

他爱上了听广播，特别是当时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文学类课程，他一听就忘记了时间和忧伤，只记住了关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一切。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系统地学习诗歌理论知识，于是，托人买来了3本教材。怎么学？他请家人为他念读课本。从诗词格律到历代诗歌精粹，他把“笔记”逐条刻在了心里，至今他都会全文背诵《离骚》。邻居张许国也被他感动了，经常跑来帮他念读。他还参加了一个全国性诗歌函授学院的学习，教材寄到家中，通过“听课”的方式，他整整学习了一年。

那些常人觉得不可能的事，周坚桥都做到了，因为他的心中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那是诗歌的模样。

斑斓世界

日子就这样缓缓流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周坚桥又遭遇重创。为他读诗的哥哥和邻居都早早地过世了，这一次，他按下了逐梦的暂停键，决定不再写诗了。

后来，周坚桥与妻子相爱，又迎来了可爱的女儿。那个热爱诗歌的青年，肩上担子越来越重。再后来，他开了盲人按摩店，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每每想起那些与诗歌有关的日子，他无比怀念。

随着电脑的普及，周坚桥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他萌生了一个想法，那便是将以前写的诗歌整理出版。2013年，收录他130余首诗歌的集子《黑夜唱给太阳的歌》正式出版。

“我的本意，是用这个集子和诗歌做一个告别。”周坚桥说。没想到，这一次是“诗歌”不愿放弃他。这部诗集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反响，如同一个风暴眼，周坚桥想逃也逃不开。

爱写诗歌的周坚桥又回来了。他爱上了旅游，他从别人的讲述中去感知美，创作了大量诗歌。他以诗歌为“武器”，当有人提出“丑陋的中国人”之言论时，他奋笔写下诗歌以反击。他对创作极为严苛，其中一首诗《清明》，前后写了两年多时间。他最喜欢写古诗词，又以七律、七绝为最佳，斩获大量全国大小奖项……

前段时间，周坚桥的诗传到了北京，随后，他作为全国仅有的9名残疾人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举办的残疾人诗词工作委员会首场诗词雅集。

“那是另一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因为有诗相伴，周坚桥觉得很幸福。

危丹

诗歌让我有了远方

本报记者 谭丽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打动了很多人，也打动了湘乡市梅桥镇的危丹。她是一名先天性小脑共济失调症患者，连吃饭、喝水这些简单动作都很难独立完成。尽管如此，危丹依然在生命的严寒里活出了暖意。在几平方米的卧室里，说话都有点吃力的她，用颤抖的手在手机上创作诗歌。4年时间里，她已经创作500多首现代诗歌。

学写诗歌

15岁时，危丹就因病导致右腿截肢，只能以轮椅代步。和丈夫张伟结婚后，她的身体功能还在逐渐退化，视力和语言功能都逐渐受损。

“我一直酷爱文字，以前能够写散文，后来因为疾病，写不了很长的文字，就慢慢走进了诗歌的世界。”躺在床上的危丹说，别说出门，她连坐起来看窗外的风景都是一种奢望，但这并不能阻

挡她的诗歌梦。她勇敢地与病魔抗争，在坚强中守望“诗和远方”，用文字表达梦想。

2018年，她开始了诗歌写作之路。得知危丹的情况后，市文联的专业人士和株洲爱心人士朱仙辉老师主动请缨成为她的老师，义务教授她写诗的基础知识，并帮她修改。

危丹告诉我们，她最初写的诗以爱情为主，后来慢慢感受到了社会的大爱，诗里便多了一份感恩。

坚持不懈

“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鼓励病友，给他们正能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老师的指导，危丹以轮椅作家张海迪为榜样，在手机上写诗。卧室是她的创作天地，每天她只能侧躺在床上，靠着被子支撑身体，用颤抖的双手握紧手机，模糊的视线盯着屏幕艰难打字。由于手抖，她通常写上一两分钟就要休息一二十分钟，有时刚写完一个短句，就握不住手机了。她没有因此觉得为难，休息一会儿又继续写，写一会儿又休息一下……这样重复不知多少个来回，她总要把一首诗写完才罢休。

危丹一心专注于写作，至今共创作现代诗歌500余首。她的诗歌阳光向上，催人奋进，备受好评，其中，许多诗在《知音》《湘潭日报》《湘潭文学》《君子莲》等报纸、杂志、网刊发表。她也是湘潭市作家协会会员、湘潭

市女作家协会会员，被外界誉为“轮椅诗人”和“湖南小海迪”。

2021年初，在湖南省作家协会、湘潭市委宣传部和湘潭市文联的重点扶持下，由危丹创作的诗集《阳台上的梦》结集出版。《阳台上的梦》共收集现代诗172首，心语42篇，约2万字，包括了微风和微尘、渐冻人生、自吟、清晨的时光、阳台上的梦、心语六个主题，内容多从疾病中取材，用同题诗为书名，涵盖了危丹夫妻俩的爱情故事、生活琐碎以及女孩的小心思。

走向远方

“我们的生活/少了柴米油盐的烦琐/却多了生死相依的缠绵……”

5月26日，是丈夫张伟就医回家的日子，危丹特别高兴。张伟回家后，卧室里就传来朗朗的诵读声，危丹躺在床上，满脸微笑，张伟朗读着她的诗集《阳台上的梦》，小小的空间里洋溢着爱和温馨。

“虽然我出不了门，但是开始写诗之后，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很多现在都还没见过面。”说着说着，危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她觉得，尽管身体无法走向远方，但她的心早已奔赴祖国的东西南北。

写诗也让危丹和张伟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了。早些天，窗外的百合花开了，危丹很高兴，还写了首诗发给正在医院的张伟，让他也感受这份快乐。

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危丹创作的诗集《阳台上的梦》已经开售。在她看来，这本诗集就是他和张伟的“孩子”，见证了他们的故事，也将流传于世，代替他们更好地看看这个世界。